

海. 沉思的海

士 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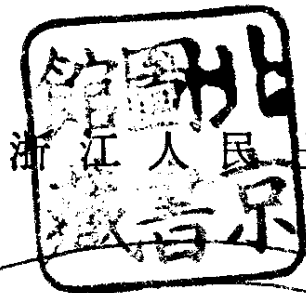
5

I 247.5
441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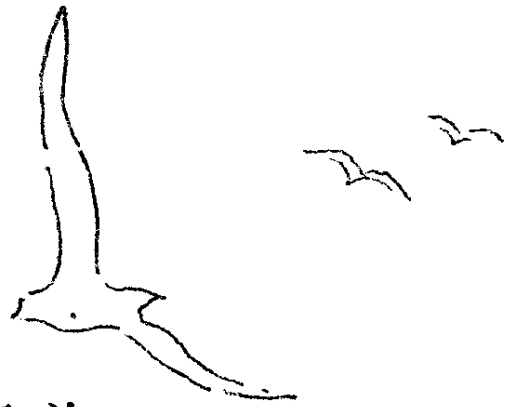
海, 沉思的海

士 敏

BK 2/15



浙江人民出版社



A 521514

责任编辑：赵大昕

封面设计：袁晓苍

海，沉思的海 士 敏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 196 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84,000 印数 180,000

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3·150 定 价：0.91 元

内 容 提 要

生活中有一种被人们称之为“风派”的人物，表面上看来他似乎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立身处世，一切以个人的利害为转移，而且还显得那么心安理得。可你也许没有想到，他们中的某些人，也有自己的痛苦和欢乐，所憎和所爱，只是一切都颠倒了！而当他们脸上微笑着的时候，心里竟流着血呢……

《海，沉思的海》中的主要人物——东海某建港工地党委副书记常一道就是这样的人：介绍他入党的人被他打成了反党分子；救过他性命的人被他逼得丧了生；必须抛弃自己眷恋的妻子而和他所厌恶的女人结婚；被抛弃了的妻子又在丈夫的死对头身上找到了爱；最后，他唯一的寄托——心爱的女儿平平，也因发觉受骗而毅然离去……小说正是以常一道的生活道路为纽带，以七五年下半年到七六年初的形势为背景，把政治斗争、工业建设中的矛盾和个人情感的纠葛重叠交错了起来，并回溯到五七年反右斗争前后的一些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与“四人帮”之间展开的这场生死大搏斗的真实情景及其社会原因，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现实生活中民主和法制不够健全的问题。

小说塑造了路大同、常一道、白所文、冉成圆、魏启鱼等几种不同类型的领导干部群像，并注意了对他们内心世界的探索，个性鲜明，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小说以抒情、细腻、感人的笔触，描写了正直倔强但却有些孤僻的奇林和美丽善良却身遭不幸的云丽珍这一对知识分子之间纯洁、曲折、缠绵的爱情，表现了他们高尚的情操和认真严肃的生活态度。小说还热情讴歌了建港工人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忘我劳动的精神。

小说情节跌宕，结构严谨，文笔流畅，生活气息浓厚，尤其是悲壮而富于诗意的结尾，耐人寻味，不落俗套，显示出一种激荡人心的艺术力量。

第 一 章

人们赞美黎明的海——旭日喷薄，气象万千。人们也爱那夜晚的海——深邃悠远，沉沉若醉。然而，黄昏的海，却另有一番魅力：那蔚蓝色的海水，象个淘气的孩子，经过一天的奔波，玩累了，静静地躺在母亲的怀抱里，任凭微风轻拂，晚霞涂染。她慵懶倦怠，情思绵绵，似乎在屏息沉思，这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又似乎在凝聚力量，迎接未来的暴风雨……

就在这迷人的宁静中，一个肩背黄挎包的老头，沿着海边高高低低的石子路，在东海某建港工地上一步步走着。此人个儿不高，但很敦实。他微带苍白的脸上，额角、鼻子和嘴巴的轮廓线都非常分明，让你觉得，这是个粗犷并具有强烈性格色彩的人。再加上眉棱下那双深藏着的，时时在捕捉什么的眼睛，似乎在告诉你，此人尽管外表平平，但决非等闲之辈。

他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地走着，似乎并没有什么目的地，也不急于会见什么人，那神情好似一个逛公园的孩子，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和有趣。

他登上那象万里长城似的海堤，纵目眺望：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波涛翻滚，远接天边；堤内，是未来的仓库和专用列车线路编组站。他以一个行家的眼光打量着，我的天，足足有几十万亩土地呀！他又跑到海岸边，用脚蹬蹬那些坚硬的岩

石，心里满意地说着：“嗯，每平方米足可以承受二百吨以上的压力哩。”就这样，他看看走走，走走看看，不一会来到一个小山包面前。山头不高，不过二、三十米，靠海边的一半已经被削去了，裸露出火红色的岩层，地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碎石块，显然这儿是一片采石场。他一只手扶住肩上的挎包，仰头看了看，说了声“上”，便沿着侧面的斜坡，一口气冲了上去。初夏季节本来就有点闷热，加上跑了这许多路，身上不由汗渍渍的。他将挎包撂在地上，解开藏青卡其上装的钮子，坐在一块石头上。一阵凉风吹来，真令人心旷神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红木烟斗，填上烟丝，一面俯瞰着面前的工地和大海，一面美美地抽着烟。

大海象一块天蓝的软缎，在和风的吹拂下，微微地起伏着，动荡着。太阳则象个魔术师，将天边的云彩一会儿涂成金黄，一会儿又染得通红……

一切都很好，一切都令人陶醉。然而，他总觉得似乎缺少什么。缺少什么呢？一下子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转头四顾，他慢慢明白了，缺少的是干活的人。瞧，为什么听不到一点开山炮声，那些铲斗车、卡车和手拉车都静静地扔在那儿，再看看海岸边，炸礁船、挖泥船也靠着好几条，可是都悄无声息。多么奇怪而又不相称的寂静呵！正在这时，忽然“轰”地一声，不远处海面上升起一股白色水柱。同时，传来一阵兴奋的嚷叫：

“炸翻啦！两条……呀，三条！”

他好生奇怪，抓起挎包，走下山坡，只见海面上有几条大鱼，肚皮朝天。两个小伙子，一个头发黄而稀，满脸雀斑，另一个头发黑而卷，厚嘴唇大眼睛。两人都穿着写着“安全生产”字样的工作服，手里提着电线、电闸刀和铅皮炸药筒——

不消说，事情正是他们干的。

“黄毛，快去捞！”黑头发的小伙子命令那个黄头发青年。

黄毛放下手里的电线，卷起裤管，跳上岸边一只小舢板，用带竹竿的网兜将炸昏的鱼一条条捞了上来。

“黄毛，啥玩意儿？”黑头发小伙子问。

“两条黄鱼，一条马鲛。”黄毛举起手中的鱼。

“太少了，”黑头发摇摇头，“木根司令一定嫌少。”

“阿田，我真弄不懂，”黄毛困惑地说，“这个新来的党委书记兼总指挥到底是个啥了不起的脚色，木根司令要这么热情招待？”

“听说是个三八式，十级干部呢。”那个被唤作阿田的青年说。

“这有啥希奇。”黄毛哼了一声，“这号大肚皮咱们见多了！你还记得吗，去年批林批孔时被我们轰走的那个姓梁的总指挥不也是个十级干部吗？”

阿田摇摇头：“听木根司令说，这回来的这个老家伙可有几把刷子了，连我们的常副书记也有点吃酸。”

“那……”黄毛搔了搔黄头发，晃了晃手中的鱼，说：“万一他不吃这个呢？”

“要你担啥心？”阿田笑笑，“木根说了，不吃鱼就请他吃大字报——这叫先礼后兵，先文后武。好，时候不早了，抓紧时间，再来一炮。”说罢，递给黄毛一个外面拖着两条引爆电线的铅皮炸药筒。

“慢！”听了这两个小青年的谈话，他未免感到好笑。

两个小青年转过头，眨巴着眼睛。

“喂，谁让你们这么干的？”他指指他们手里那几条炸昏

的鱼。

“嗨！”叫阿田的小家伙后退一步，将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眼，问：“老家伙，你是干什么的？”

他笑笑，说：“同你一样，干建港的。”

“怎么，你活得不耐烦了。想吃拳头？”

“啥，拳头？”他朗朗地笑着，“哈，小伙子，别说拳头，刺刀我也不怕。”

两个小家伙一愣。

他用烟斗点点他俩的工作服，严肃地说：

“看来你们俩都是工人。”

“那还用说。”阿田胸脯一挺。

“好极了，”他说，“工人就得象个工人的样子。请问，拿着国家宝贵的炸药来炸鱼吃，这是什么行为？”

“这……”阿田一下回答不上来。

“这是咱们司令的指示。”黄毛撇了撇嘴唇。

“司令？”他皱着眉头，“什么司令？”

“怎么，你想见见？”阿田弹着眼睛，轻蔑地看着他。

正在这时，“嘎！”地一声，一辆草绿色的北京吉普，一个急刹车，停在他们面前，车后卷起一团绛红色的灰尘。尘埃刚刚消散，从车上下来一个大个儿，三十多岁的年纪，小眼睛，黑脸膛，脸上长满粉刺，上身着一件簇新的工作服，下面穿一条窄腿裤外加一双时新的荷兰式皮鞋。

“阿田，成绩怎么样？”这人一摇一晃地走了过来。

“才三条。”阿田回答。

“那干嘛不多来几炮？”

“喏，”阿田手一指，“这老家伙在教训咱们呢。”

“你哪来的？”来人双手卡在腰眼上，弹着小眼睛，脸上

的粉刺象赤豆一样，将老头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眼。

阿田说：“喂，老家伙，你不是想见见吗？噢，这就是我们的木根司令。”

“木根司令？”他回敬了对方一眼，“这么说是你让他们拿炸药炸鱼的了？”

“对了。怎么样？”木根司令挺挺胸膛。

“亏你还有脸说怎么样？”他忍不住咆哮起来，“我问你，这是谁给你的权力？”

“嘿，有意思。”木根司令笑着，翘起大拇指，点点自己胸口，“我给我的。你怎么着？”

“扯蛋！”他手一甩，“叭”——手里的红木烟斗摔在石头上，跌成两段。

“你？……”木根司令吓了一跳。他翕动着鼻子，恶狠狠地说：“好呀，老家伙，你真的吃了虎心豹子胆啦！”嘴一歪，“阿田，先摆平他。”

阿田霍地脱去身上的工作服，露出一身疙疙瘩瘩的肌肉，向他逼近来。正在这时，忽听得身后一个粗哑的嗓音大喝一声：

“阿田，你疯啦！”

他回过头，见是一个面色黝黑、身材矮壮的老工人。还没等他弄明白怎么回事，从那老工人身后又窜出另一个膀粗腰圆、身材高大、象巨人似的汉子。此人也不说话，甚至连哼也没哼一声，走上来，照准阿田迎面就是一拳。阿田大概没料到这样的袭击，跌了个仰面朝天，好半晌，才捂着脸，哼哼唧唧地从地上爬将起来。

他原以为阿田一定会不顾三七二十一地向那个巨人冲上去或是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总之，照这小家伙的脾性，一定

会豁上去拚个你死我活。谁知，结果却不是这样。阿田捂着被打肿的脸，连连后退着，连头也不敢抬。那个木根司令和黄毛也吓坏了，两人挟住阿田，钻进吉普，一溜烟似地开走了……

“哼，真作孽呀！”身材矮壮的老工人对着远去的吉普车狠狠地骂了一句，然后弯腰收拾被扔在地上的电线和炸药筒。而那个巨人却既不叫骂，也不说话，失神地看着那吉普车卷起的黄土和烟尘，蓦地，用两只蒲扇似的大手，捂住脸，蹲下身子，象个孩子似的嚤嚤地哭起来。

他被这突然间发生的一切弄懵了。走过去，一边帮那老工人收拾散乱的电线，一面说道：

“老师傅，谢谢你了。”

老工人摇摇头，说：“这啥话，咱们得谢谢你！要不是你，这五公斤炸药又不明不白地报销了。”

他问：“那个司令是什么人？”

“怎么？”老工人抬起头，惊讶地看着他，“你真不认识？”

“不认识。”

“你是新来的吧？”

“今天刚到。”

“难怪呢。”老工人叹了口气，“那是咱们建港工地的工会副主任，造反总司令，鼎鼎大名的纪木根。”

“唔。”他点点头，“那两个小青年呢？”

“两个糊涂蛋。”老工人脸一红，“不瞒你说，那个叫阿田的是我的徒弟，名叫李阿田，”又用嘴巴努努蹲在地上的那个巨人，“也是他的大儿子。”

“原来这样。”他这才明白，那阿田为啥对巨人这么害怕，除了力量之外，原来还有着这一层关系。

“老师傅，请问你贵姓？”拾掇好电线，他们并肩坐在一块石头上。虽然认识才一会儿，他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坦率、淳朴的老工人。

“我姓凌，叫二铁，因我成天和炸药打交道，加上性子直、脾气倔，都喊我凌老铁。”

“好极了！”他叫着，“我就是喜欢你这号直性子、倔脾气的人。”

凌老铁指指地上摔断的烟斗，笑着说道：

“老伙计，我看你也是个急性子。”

“没说的，我姓路叫路大同，人家都喊我路大炮呀！”他也朗朗地笑了，“而且还有个缺点，发起火气来爱摔东西，老婆常埋怨：茶杯都叫你给摔光了。”

“哈哈！”凌老铁大笑着，“这回又是一只烟斗报销了！”

路大同开心地说：“没说的。”又指指那个巨人，问：“他姓啥？”

“他叫李三大。”凌老铁说，“瞧他，脚大，手大，再加上身体高大。”

路大同看看他那巨大的手脚和身材，不由说道：

“嗯，还真相称呢！”

李三大低着头，从地上捡起那只摔断的红木烟斗。

“三大同志，过来坐坐吧。”路大同拍拍身边一块石头。

李三大迟疑了一下，挺着高大的象小山似的身躯，一摇一晃地走了过来，默默地坐在那块石头上，埋着头，两只大手拨弄着那只断裂的烟斗。

“算了，扔了吧。”路大同笑笑。

李三大红着脸没吭声，仍然专心致志地摆弄着。

凌老铁说：“老路，你别看咱们三大这副样子怪吓人的，可心肠比老太太还软，面皮比大姑娘还薄，在人面前一天说不上三句话。”

似乎为了证实这一点，李三大脸更红了。

路大同把话岔了开去，说：

“老铁，这工地上怎么会弄成这副样子？瞧，天还没黑，连个干活的人也看不见。”

“咳，”凌老铁叹了口气，“这有啥说的呢，这叫造反精神，谁爱咋干就咋干，一天八小时干不上三、四个钟头的活。有些人还胡说什么：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就会上去。”

“放屁！”巨人李三大突然骂了一句。

路大同一怔，这是他听到的这个巨人嘴里说出的第一句话。从这一句话——不，应该说是两个字中，他看出，这个巨人外表看上去傻乎乎的，但心里却是透亮透亮的哩！他很想听他再说下去，但他喉咙口象被棉花堵住似的，再也不吭声，仍然一门心思地埋头捣鼓那只摔断的烟斗。

“三大同志说得对！”路大同深沉地说，“想想看，农民们不流汗，不吃苦，口号喊得再响，地里粮食能自然而然长出来吗？咱们工人不下死劲干，光喊口号，这荒凉的海滩能变成现代化的码头港湾？”

“就是嘛，”凌老铁觉得找到了知音，高兴地在腿上拍了一巴掌，“眼下有些事情全乱了套了。譬如拿学生来说吧，交白卷的人当英雄，得五分的成了绵羊，钻研业务反倒是白专道路。拿咱们这儿来说吧，埋头干活的是狗熊，不干活的反倒是英雄。这样整下去，咱们国家怎么得了哇！”

巨人李三大停下手里的活儿，直愣愣地瞅着远方。

路大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凌老铁继续激动地说：“谁都知道，咱们这建港工地，是根据周总理‘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抓的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第一期工程，明年就要投产的。”他手一摊，“可这样下去怎么成？别说三年，三十年也完不成。不，这不是建设，这是犯罪！”

“老铁！”李三大轻轻地喊了他一声。

凌老铁似乎被提醒了，不安地说：

“呵，瞎说，瞎说。”

“不，你说得对极了。”路大同站起来，胸口激烈地起伏着，凝视着波涛汹涌的大海。

凌老铁和李三大都一怔。

“我问你，”路大同转过脸，“你们领导上在干什么，为啥不管呢？”

“领导？”凌老铁苦笑着，“刚才你也亲眼见着了，就是工会副主任支派人拿炸药炸鱼吃的。”

“那党委呢？”

“党委？”凌老铁摇摇头，“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根子就在党委，咱们那位当家的‘藏一刀’副书记……”

“‘藏一刀’副书记？”路大同有点奇怪。

“老铁！”巨人李三大又轻轻地喊了他一声。

“噢，不说了，不说了。”凌老铁拍拍衣服，下决心似地站起来，“天快黑了，三大，咱们走吧。”

“老铁师傅！”路大同激动地喊了一声。

凌老铁回过头说：“老哥，我们就在那条炸礁船上。我是炮工，如今也挂个队长的名吧。三大是起重工，钻工、炮工样样来。有空欢迎你来串门儿。你既然到了咱们这建港工地上，时间一长，许多事儿你就会慢慢明白的。可我劝你，多吃饭，

少说话。不过……嗨，看你这大炮脾气，同我一样，要做到这一点难哪。”

路大同怔怔地看着他俩——一个象座小山似的，一个象段结实的树桩，两人摇摇晃晃地消失在玫瑰色的暮霭中。

“哗……”猛然一个大浪撞击在脚下的岩石上，一滴冰凉的带咸腥味的水珠儿溅在他灼热的面颊上。路大同转过身，正好迎面走来一个妇女，他火辣辣地问道：

“同志，指挥部党委在哪儿？”

大概是怕灰尘的关系，这位妇女头上包一块天蓝色的尼龙头巾。她正低着头，不知在想啥心思，路大同这突然的一喊，使她吃了一惊。她抬起了头。路大同看出，这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皮肤白皙，五官清秀。尽管年纪不大，但是不知由于提早的衰老还是过多的忧愁，苍白的额上布满皱纹。特别是那双大眼睛，原来该是很美丽的吧，如今四周围着一层淡淡的黑圈，眼神冷漠呆滞。那直愣愣地看人的神气，告诉你，在这个灵魂深处，掩藏着不可言说的隐痛和哀怨。任何一个人意外地遇上这种目光，心里都会不免一跳。路大同同样如此，他不由得微微皱起眉头，用抱歉的口吻说：

“呵，同志，对不起，打扰你了。我想请问一下，工地党委在哪儿？”

对方仍然默默地看着他。半晌，那薄薄的略呈弧形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人们身上一个特定的动作，常常会勾起对方刹那间的奇妙的回忆。路大同第一眼就觉得这女人似乎在哪儿见过，如今这小小的习惯动作，更证实了这种感觉。但她是谁？究竟在哪儿见过？一下却想不起来。他等待着对方说什么，那女人抿了抿嘴唇，轻声细气地说：

“我刚来不久，对不起，不知道。”说罢，她怕冷似地拉

拉尼龙头巾，头一低，快步走掉了。

路大同呆呆地看着那低着头的纤弱的背影，尽力在自己记忆的库房里搜索着，可惜一片模糊，什么也想不起来……

终于，路大同又拦住一个拎饭盒的工人。对方向远处一座刚亮起灯光、形状象轮船驾驶台似的大楼一指：

“那是指挥部大楼，党委就在那儿。”

第二章

按照指点，路大同向那幢船形大楼走去。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仅仅一会儿，路大同的情绪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刚才他还象个孩子，对一切充满着新鲜和好奇；这会儿却变成一个心情郁闷、脚步滞重的老头子了。

他不禁问自己：我干吗要到这儿来呢？等待着我的又是什么呢？

正象刚才阿田和黄毛说的，路大同是个道道地地“三八式”的老家伙。文化大革命前，他是上海交通部门一个大局的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运动的冲击，六九年“解放”并结合进革命委员会，担任一个工业局的党委书记。后来，张春桥向上海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传达“九大”精神时，公然在会上说陈毅等人是“右”的代表，并说陈毅只会弈棋，不会打仗，是个“黑大炮”。当年，作为一个师的指挥员，他曾在陈毅的领导和指挥下打过仗，对陈老总多少是有些了解的。对张春桥这种肆无忌惮的污蔑和攻击，他感到十分愤怒和惊讶。按照党的原则，在党的会议上，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谁知这一下大祸临头，丢官卸职，再次靠了边。而且，这一靠就是五、六年！他是多么愤怒和痛苦呀：愤怒的是张春桥和市委那些自称“一贯正确”的人竟公然扼杀党内民主，践踏党的原则，背

叛马列主义到如此程度；痛苦的是自己终日游游荡荡、无所事事，每月却照样领工资。他实在受不了这种孤寂和冷落，不止一次地给市委和中央有关部门写信，要求分配他工作，即使到码头上夯包子，去轮船上当水手，甚至到工厂看大门也成。总之，他渴望劳动，他需要干活。但最后得到的回答却是：长期离职休养。这无异于判处了他政治上的死刑。听到这消息，他气得连热水瓶也摔了……然而有啥办法呢，守着张春桥为首的那帮子人，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后来，他听一个老朋友说起这儿的建港工程。对方告诉他，这是根据周总理“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指示，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建筑的一座现代化大港，规模十分宏大。总共有十五个泊位，其中有五个可以停靠五万吨级以上的远洋海轮，另外十个都是万吨级的，再加上库房、货场、铁路专用线、海员俱乐部和职工宿舍等各种建筑，完全是一座新兴城市。这一切，都将在一片海滩上，移山填海，围堤造田，靠我国自己的力量来建成。全部工程，计划在一九八〇年完成。第一期工程——一、二、三号三个万吨级泊位的简易投产，则要求在一九七六年完成。由于工程庞大，白手起家，干部和技术人员十分缺乏。又因为地处荒滩，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很多人不肯去。

听到这消息，路大同心一动：好机会，何不申请到那儿去呢？这一来就可以跳出上海了。当然，得丢下花园洋房和都市舒服的生活。这几年的遭遇和坎坷，使他把这些物质上的东西看得十分淡薄，再说将近六十岁的人了，这些玩意儿也不能带到火葬场去。去，一定到那儿去。他自信尽管年纪大了，心脏不太好，但多少还能扑腾几下子。于是，不顾妻子欧阳明秀的阻拦和反对，他分别给建港工地所属浙江省省委一位姓田的老上级以及中央主管建港的一位领导同志写了报告和信，恳切地